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二回 酷吏逼供詞飛霞下獄 雛環訴屈冤素雲探監

話說城武縣眾差捕在本官堂上領了硃簽，立刻限拿彩霞坊妓女薛飛霞當堂聽審。不敢耽誤，一同來到院中，先尋龜鴿問話，王老媽見來了一伙公差，心上跳個不住，忙問：「眾班頭來此何事？」各差捕說明原委，又把硃簽與他看過。王老媽急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忙遣龜鴿，尋個專管衙門中間事的人，先給了些銀兩與眾差役代茶，囑他們略坐一坐，自己三腳兩步來到飛霞房中，把上項事細述一遍。又說：「這多是你自己肇下的禍。如今事發，快些定個主意方好。」飛霞聽畢，只嚇得手足亂戰，硬著膽兒答道：「這一件事，明明是那賊官平空的無事生非，教兒有怎主意。但他硃簽上面并未標明為了何案，只寫『立提彩霞坊妓女薛飛霞一口當堂聽審』，兒想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，且俟隨著公差上堂，看事如何，再行定奪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王老媽道：「莫怪為娘的埋怨著你，前番終是你的不是，不該得罪本縣太爺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你也悔之已晚。但是到了堂上，不論老爺問你怎麼言語，你須不可再使性子去觸犯他。可知為娘的五十多歲人了，只靠著你幾個姊妹們度活。倘有風吹草動，竟將妓院發封，各妓入官，那時卻教我怎樣過日？」飛霞含淚答道：「母親不必吩咐，孩兒此去，且看賊官如何問話，自有道理，決不累及旁人。」王老媽尚要囑咐他幾句話時，怎禁得眾差捕連連催促，無可奈何，服伺飛霞卸去滿頭珠翠，換了一套半舊衣裙，移步出房。可憐他小足伶仃，彩霞坊到城武縣衙門，雖不甚遠，也有三里之遙，如何行走得動。多虧王老媽念他為妓三年，賺錢不少，花了十兩銀子與眾差役，替他僱了一乘小轎，攙扶著上了轎兒。轎夫抬上肩頭，差役等緊隨在後，如飛而去。王老媽心上下安，暗差一個心腹龜奴：「隨到衙前，打聽舉動，速來回報。」按下慢表。單說飛霞出得院門，一路之上哄動旁人，就有無數看熱鬧的跟著差捕擁至縣堂。雖有值堂差役，皮鞭竹片亂打亂揪，無奈眾人因審問的是一個出色名妓，多要前來看他一看。甄知縣是坐在堂上守提的，本未退堂。差捕上前稟明：「薛妓已經拿到。」繳了硃簽。甄衛吩咐：「帶上堂來。」飛霞跪倒在地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青天老爺。」甄衛命他抬起頭來，仔細一看，果然不錯，遂把驚堂一拍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把你這淫妓，平日倚門賣俏，引誘良民，已屬罪不容誅。膽敢勾通匪棍，與雷家堡雷一鳴往來，謀刺臥虎營秦大人，快些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若有半句浮言，可知道王法利害！」飛霞聽畢，宛如兜頭灌了一勺冷水般，暗想：「此賊雖欲公報私仇，如何小題大做，竟把這謀刺秦統制的後來詰問，教人如何擔承得起。況雷一鳴久聞是個正人君子，足跡從未到過青樓，豈可含血噴人，自紅其口。須要拿定主意，不可被他威逼承招。一則累了姓雷的清名，二則自己亦萬無生理。」遂把心膽一提，放出平時那種守貞不字的性格來，高聲駁聲，從容答道：「大老爺，此話從何而起。小女子雖是為娼，與雷一鳴並不相識，謀刺秦大人的這一節事，小女子更是不知。須求憲天超豁，不可捕風捉影，連累無辜。」甄知縣聞言大怒，連喝：「好一個利嘴淫娼，竟敢推得乾乾淨淨。本縣此案訪聞確切，卻也知道你不用刑法豈肯招認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快快動刑！」眾差役答應一聲，如狼似虎的把飛霞拖翻在地，袒開衣服，露出粉嫩嬌軀，鞭了二百背脊。只打得皮開肉綻，死去後來。甄衛傳命：「住手。」又問：「可有供招。」飛霞此刻哭得已如淚人一般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甄衛見他不言不語，命取拶指過來。眾差役把他十隻春筍做的纖指，緊緊拶起。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，怎禁得這般非刑拷逼。一霎時，竟暈了過去。堂下那些看審的人，沒一個不交頭接耳，多說：「知縣狠心。雷家堡上的雷一鳴是個正人，平素不貪女色，臥虎營的巨案豈於薛飛霞之事。如今這樣用刑，只怕本官必與此妓有仇，或者曾受人囑托所致。」暗暗的共抱不平。

內中有個二十上下年紀、頭戴武生巾、身穿天藍緞箭竿、足登粉底皂靴、面如冠玉、目似曙星的人，更看得雙眉倒豎，怒氣填胸。又有一個身材矮小之人，目不轉睛的青春飛霞，又伶又怒，像是恨不得把他拉了出去的光景。甄衛眼見眾人行徑，深恐再審下去或有不便，立刻吩咐鬆刑，用涼水將飛霞噴醒。又恐他拶得昏了，不要把當日自己冶游的事供將出來，大為不便。因高聲喝道：「薛飛霞，你今日受刑，心下終須明白。可知道本縣為民父母，豈肯冤累好人。你在彩霞坊為娼，本縣未曾到任之時，早聞得你是個淫潑婦女，專一交通匪類，所以先曾私訪一次。如今果然犯出來，勸你早早供招與雷一鳴如何往來、如何設謀、如何通鳳、如何刺死秦大人，作速講來，免再吃苦。」飛霞聽他提起前情，又氣又惱，要想拼著性命與他搶白一場，指出公報私仇的原委，也與大眾聽聽。怎奈受刑過重，力竭聲嘶，況且說了之時，勢必指作誣供。又用非刑冤逼，白白的再受痛苦，不如耐著性子，與他一個抵死不供，看他如何定斷，難道今日竟杖斃堂下不成。因此只管哭泣，絕不作聲。甄衛又把驚堂一拍，催逼承招。飛霞只是不言。甄衛當下無可奈何，因說：「照你這般刁賴，本當再用大刑。但看你一個荏弱女子，今日如何再受得起。且將你囚禁女監，明日再審，看你還敢不言。」遂命傳女禁卒到來，立將飛霞帶去收監，小心看管，一面吩咐退堂。

其時，天已晚了。甄衛即在燈下寫了一封往臨安去的書信，說：「奏應龍之死，因屢剿雷一鳴有仇，此次在彩霞坊妓女薛飛霞家，飛霞本與一鳴往來，走漏消息，致被一鳴糾眾追殺。門生初十得信，眾營兵以事起倉卒，不及救護。臨行並被衝至營中，燒去營房十餘間，刻下飛霞現在監禁獄中，一俟錄出口供，申詳候辦。至於雷一鳴等，遺有親供一紙，現在嘯聚截雲山，聲勢浩大。縣中兵力單薄，勢難往剿。須候張元帥分兵到時，方可一鼓成擒。惟此案是否如此辦理之處，除詳稟各大憲外，尚希恩師便中賜諭。」云云。寫畢封好。又把寄秦應龍的原書取來，放在一處，等候明日交與差官。又恐差官查知此事始末，回臨安時或致漏泄，另外送了他一千兩銀子的程儀，囑他回見秦丞相時，丞相如何問起這事，照著書中的言語答他，更差了一個能言舌辯的親兵，送他上京，散佈訛言，傳入相府，裡應外合，要使秦檜深信不疑。一言表過，我且不提。

目今再說飛霞下獄。甄衛退堂之後，那些看審的人也多一哄而散。王老媽差去的心腹龜奴，急忙奔回院中，將上項事細述一遍。只嚇得王老媽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暗想：「飛霞平日雖有幾個有勢力的狎客，深是疼惜著他。但是這案鬧得大了，那一個肯替他背地伸冤。要想自己上堂辯白幾句，只怕也無濟於事。而且這院子還難保不一紙官符，頓時封鎖。」左思右想，計策毫無。後來想到有個妹妹，名汪素芬，先時曾在李師師妓院之中，今歲才回。師師因與上皇恩好。京中那些沒臉心心的文武官員，很有仗他數言提拔升官的人，所以已結他的甚多，打聽上皇不在院中，多向師師面前獻媚。那些人，素芬也有一大半曾見過的，必得與他個法兒，即使救不得飛霞，須要保全著自己的衣食才是。遂連夜差人請他到來，與他商議。果然，素芬與曹州府知府王太爺當時在京中引見的時候相交過的。這城武縣正是曹州府的屬下，遂備了一份厚禮，改了京中婦女的裝束，托稱親戚，悄悄入衙，說了個情。只苦的飛霞不能出罪，惟有暗囑甄衛，把此事索性歸在飛霞一人身上，妓院免予發封。王老媽始略放心，然已花去金銀不少。

光陰似箭，一連十有餘天。甄衛又把飛霞狠心拷打了三堂，可憐打得寸骨寸傷，好個烈性女子，依舊咬定牙關，不供一字。這個消息傳入截雲山中，雷一鳴聞知大怒，就要親自下山，被黃衫客阻住道：「且慢。此地離城甚遠，傳來之言雖是不可不信，卻也不可深信。薛飛霞既然是個妓女，卻與知縣何仇，把他弄到這般地步，內中必有隱情。須把此情探訪明確，方可設法救他。」一鳴道：「弟子與薛飛霞雖未通過往來，聞他乃蘇州人氏，因葬母賣身，流落平康之內，卻是一個孝女，為人莊重，絕不象個粉頭樣兒。而且身出儒家，書畫琴棋，般般多會，又是一個極風雅的女子。」白素雲聞言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飛霞雖在娼門，卻也是個好女兒了，如今受此大冤。小妹不才，今夜願先往他的院中探個下落，不知賊官究因何事陷害於他。」黃衫客道：「白小姐所見不差。」紅線也點頭稱是。一鳴遂暫止了下山的念頭。

到了晚上，素雲果然辭別過師長等一千人，飛步離山。他先時隨著父母，曾經在彩霞坊左近住過的，認得路徑，施展著飛行的絕技，不多一會，便已到了，惟不曉得那一家是個妓院。要想動問旁人，一來夜分已深，行人稀少，二來自己是個女子，不便開口問著這個所在，心下好不躊躇。也是事有湊巧，恰好經過一家門首，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，狀似丫環模樣，提著一盞燈，呀的一聲開出門來，送兩個男子出去，隨手把燈交付，關門進內。素雲閃過一旁，讓這兩個男子走得遠了，暗忖：「此間或者就是妓院，也未可知。否則，半夜三更那有男人出去。好在這小孩子是個女兒，何不竟去敲門一問，便知分曉。」想罷，把手輕輕在門環上叩

了兩下，聽得裡面的女孩子嚶啾嚶啾的抱怨道：「這時候已是三更多天了，難道明天沒有日子，又有怎麼人來叫門？」素雲聽了，暗自好笑，待他開門出來，低低的開口答道：「有勞小妹子賞步，借問這裡可是薛飛霞姊妹家麼？」那女孩把素雲瞅了一眼，道：「問他則甚。我家薛姑娘已於半個月前被縣中老爺拿去監禁著了。你是何人，來此何故？」素雲聽畢，心頭暗喜，隨口說道：「我是他心上人差來探問的。因路途不熟，所以夜靜更深，方才訪得到此。小妹子可知薛姑娘這場官事從何而起，幾時可能出監？」那女孩道：「他心上人是誰，怎麼不曉得。這官事說是雷家堡上而起，實是冤屈得很呢。」素雲道：「受屈是曉得的，卻不知為了何故，竟致屈到如此地步？」那女孩將嘴一呶道：「這事我不知道，也不敢說，須問我家老娘娘去。你可裡面去坐。」素雲聽他欲言不言，深知內中必有隱情，再問也無益了。因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今天夜已深了，恐你家老娘娘已睡，不必驚動。有話且待明日再說未遲，我要去了。小妹子，你關上了門，請進去罷。」那女孩把素雲仔細一看，道：「說了半天的話，到底你是薛姑娘的那一個心上人差來的，如何不差男子？恐怕老娘娘要問我，也有一個回話。」素雲被他把話問住，只得借著自己的姓含糊答道：「他心上人姓白。」說畢，扭轉嬌軀，將步一緊，如飛而去。一霎時，蹤跡杳然，倒把那女孩子嚇了一跳，急忙關上了門，回至內室，訴與王老媽知道。因飛霞並無姓白的客人，心下好生驚訝，幸虧不曾說些怎麼，諒也無甚緊要。想了一番，也就罷了。

那白素雲聽了這小環之言，已知飛霞負屈情真，但與甄知縣有甚深仇，依然不曉著來。若非親問飛霞，必定難知底細。趁此深夜無人，何不竟往城武縣監中探他一回，豈非甚妙。主意一決，扭轉香軀，竟奔縣衙。因恐路上或有巡更守夜的人，瞧見不當穩便，將身一躍，跳上民房，曲折兜抄，竟從人家屋上行去。那消半個時辰，已經到了縣衙，進了頭門，繞過大堂，低頭一望，雖然有幾個民壯與那支更值夜的一班役卒往來巡哨，卻不十分嚴密。即放大著膽，連竄帶跳，已過花廳，來到男監門首。不知那女監卻在何處，心下好生疑惑。正是：

放開駕霧乘雲技，來探含冤負屈人。

畢竟不知白素雲是晚能尋到女監與飛霞會面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